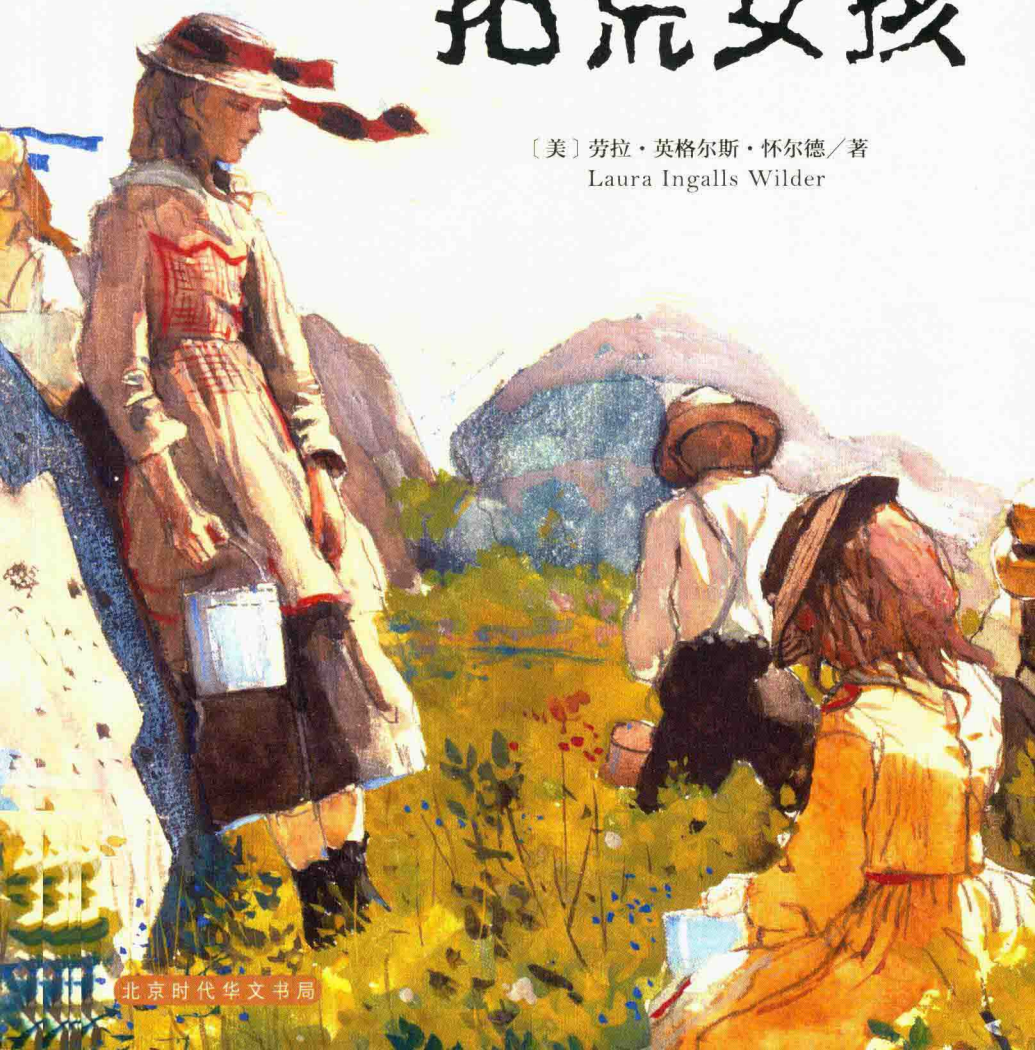


Pioneer Girl

The Annotated Autobiography

拓荒女孩

〔美〕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著
Laura Ingalls Wilder



拓荒女孩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拓荒女孩 / (美) 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著; (美) 温斯洛·霍默绘; 李墨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1

书名原文: Pioneer Girl: The Annotated Autobiography

ISBN 978-7-5699-1252-4

I. ①拓… II. ①劳… ②温… ③李… III. ①怀尔德, L. I. (1867-1957) — 自传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5228 号

拓荒女孩

TUOHUANG NÜHAI

著 者 | (美) 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

译 者 | 李 墨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孟繁强

责任编辑 | 孟繁强

装帧设计 | 孙丽莉 赵芝英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

印 刷 |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0316-313683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9.5 字 数 | 18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252-4

定 价 |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869—1871

在堪萨斯和密苏里...1

1871—1874

在威斯康星...15

1874—1876

在明尼苏达...49

1876—1877

在爱荷华...85

1877—1879

再回明尼苏达...99

1879—1880

在达科他...137

1880—1881

达科他的严冬...179

1880—1885

在达科他...201

1881—1888

在达科他...243

后记...296

1869—1871
在堪萨斯和密苏里



从前——好多好多年以前，马拉着大篷车，离开印第安准州^①的大草原。阿爹勒住马，马车停了下来。

“好了，卡罗琳，”他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了。最好就在这里露营。”

于是，阿爹和阿妈爬下大篷车。阿爹解开马具，把马拴了起来。他用长长的绳子把马系在插到地里的木桩上，好让它们吃草。然后，他又用几根从附近小溪边捡来的柳树枝生起篝火。

阿妈就在篝火上煮晚饭。吃过晚饭，我和姐姐玛丽被抱到大篷车里的床上睡觉，阿爹和阿妈在篝火边再坐上一会儿。阿爹会先把

① 印第安准州：19世纪初期，美国政府强迫印第安人定居的区域，在今俄克拉荷马州。但在这里，怀尔德指的是当时奥色治部落印第安人在堪萨斯州的居住地。当时，奥色治部落的印第安人原本已经同意将自己在堪萨斯州南部的土地出售给一家铁路公司，但国会没有批准这一售卖行为。但这一原本可能成功的交易还是吸引了大量白人穿过密苏里州的边界，进入奥色治印第安人的领地。

马牵过来系在车上，再和阿妈爬进来睡觉。

我躺在那儿，从大篷车的门帘缝儿里往外瞧，看着阿爹和阿妈坐在篝火旁。星星在一望无垠、人际稀少的平原上闪耀，万籁无声。

夜里，外面传来吓人的长长一声，阿爹说那是狼在嚎叫。

我有点儿害怕，不过大篷车的门帘很严实，挡风又遮雨，待在里面很安全。大篷车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里头住了好久好久。阿爹的来复枪就挂在一边，他一把就能抓起来把狼打跑。阿爹不会让狼或是其他任何东西伤害我们，长着斑纹的斗牛犬杰克也躺在马车下面保护我们。我们就这样睡着了。

阿爹用木头在附近小溪边的低地造了一栋小木屋，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墙上只有一个当做窗户用的洞，门上挂着一条被子，用来挡风遮雨。

到了晚上，杰克总是躺在门口。我被狼嚎吵醒的时候，总能听到杰克汪汪乱叫。阿爹会说：“快去睡觉！杰克不会让它们进来的。”

有一天晚上，阿爹把我从床上抱到窗边，好让我瞧瞧狼群。屋外有好多匹狼，它们绕着屋子围坐成一圈，仰起鼻子，对着又大又亮的月亮拼命嚎叫。杰克一边汪汪汪地叫，一边在门口走来走去。

阿爹从四十英里开外的镇上弄回来一个炉子、一扇装在窗户洞上的窗户和几块用来做门的木板。

另一些人也在小溪边住下来，我们有了邻居。

夏天到了，大家都发寒热，所以漂亮的大西瓜熟透了，我们也

不能吃。谁都不能吃，一吃发冷的症状就更严重了。

除了阿爹，我们都同时病倒了。我觉得阿爹和我们病得一样重，只不过他还在摇摇晃晃地照顾其他人。我醒过来嚷嚷着要喝水，阿爹会来给我喂水。可是他的手抖得厉害，喂我喝水的时候，会把水会从杯子里洒出来。

有一次我醒过来，发现一个高个子、大块头、皮肤黝黑的男人正瞧着我。他抬起我的脑袋，用勺子喂了些好苦好苦的药给我喝。他是医生，可我很怕他，因为我从没见过黑人。过了一阵子，我们的病都好了。

我们住的小木屋就在“赶牛小道”上，成群的牛都要从这条路上往北赶。有一次，有一大群牛从这儿经过，阿爹弄到了一头犄角又白又长的黑色奶牛，还有她的黑色小幼崽。

那头奶牛让我们闹腾了好一阵子，因为它根本不想让我们喝到一滴牛奶。阿爹每次试着挤奶，它都会用脚踢他。最后，阿爹在篱笆边上安一个小围栏。围栏太小了，奶牛在里头根本没法转身。阿爹把奶牛赶到围栏里头，插上门闩。围栏离得太近，奶牛根本没法踢来踢去。阿爹就在篱笆外挤奶，奶牛这下也没法踢他了。

要是有人读了下面这个故事，就会称之为“伪造自然”^①，但这

① 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批评杰克·伦敦之流的当代作家“给容易上当受骗的外行灌输不切实际的野生动物故事”。“伪造自然”的说法由此而来。

故事是千真万确的。

有一天，阿爹骑着小马帕蒂穿过大草原来到一个小水塘，发现自己被一群狼围住了。狼群一定是刚刚吃饱，因为它们对阿爹毫不理会。帕蒂吓得想撒腿就跑，不过阿爹制住了它。他知道帕蒂没有狼群跑得那么快，要是它撒腿跑了，狼群就会追过来，然后连人带马都咬死，因为阿爹只有一杆枪，没法对付一群狼。

帕蒂吓得直哆嗦，不过阿爹让它慢慢走，狼群漠不关心地从他们身边跑过。

狼群离开后，帕蒂浑身发抖，吓得直冒冷汗，阿爹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我说，遇到这事可真得要点儿胆量！

阿爹快马加鞭赶回家，把经过讲给我们听。

印第安人经常到家里来，喜欢什么就要什么。阿爹阿妈总是有求必应，好让他们高兴。杰克可不喜欢他们，所以我们总是把它拴起来，免得它咬人。

左邻右舍也很怕它，他们来小木屋之前，总是先远远地爬到木桩上喊一声“狗拴好了吗？”再过来。

自从印第安人起了念头，一直在牲口棚附近转悠，总是盯着佩特和帕蒂这两匹黑马瞧，阿爹就把杰克拴在牲口棚门口，防备印第安人来偷马。

有一天，我和玛丽正在牲口棚里同杰克一起玩，看到两个印第安人走进小木屋。他们脸上涂着油彩，头发都剃光了，只剩头顶上

那一簇绑得直直的头发；他们光着身子，只在腰上围一块毛皮，看上去可吓人了。

我们吓坏了，用胳膊紧紧搂住杰克的脖子，和它在一起才有安全感。我们都说一定要和杰克待在一起，然后又想起阿妈一个人和那些印第安人待在屋子里。

我们不敢解开杰克的绳子，因为大人嘱咐过我们千万不能那样做。要是我们去帮阿妈，就得离开杰克，这么一来，它就没法保护我们了。

我们犹豫了一会儿，用力咽一下口水，留下杰克朝小木屋跑去。我们拼命朝屋子跑，要是阿妈需要的话，我们就能帮上忙。

天哪！我们俩跑进屋子以后，就像两只吓坏了的小老鼠。当时我只有两岁，年纪最小，躲在炉子后面。玛丽紧紧地拽着阿妈的围裙。阿妈正在给印第安人做吃的，我知道她也很害怕。印第安人把屋里的东西瞧了个遍，然后把阿爹的烟叶都拿走了。印第安人围在腰上的是黄鼠狼皮，而且是新剥下来的，所以屋子里头难闻极了。

过了好一阵子，印第安人把食物吃个精光。他们拿上阿爹的烟斗和家里所有的肉，走了。

许许多多印第安人都到不远处的小溪边扎营，到了晚上，我们能听到顶顶吓人的呐喊声——听上去比狼群的嗥叫声还要吓人。阿爹说印第安人在跳战舞，他叫我回床上睡觉，还说印第安人很怕杰克，所以不会过来的。不过我无论什么时候睁开眼睛，都能看见阿

爹穿戴整齐地走来走去。有一次，我觉得他还拿着枪。

最后，我们晚上终于听不见他们的呐喊声了。阿爹说他们都走了。

外面一片漆黑，窗外一颗星星都看不见。那天晚上，我被阿爹的说话声弄醒了——“可是卡罗琳，我一定得去。我敢肯定有人呼救。听着像是个女人的声音，是从小溪那头罗伯逊家方向传来的。我得去看看是怎么回事。”阿爹说完便关上门，走进夜色中。

我不知道阿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已经在屋里了。他叮嘱我和玛丽一定要待在屋子里，因为小溪边的低洼地有一头美洲豹^①。

他说：“昨天晚上，我以为听见罗伯逊太太的呼救声，就去那儿瞧瞧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不过罗伯逊家的屋子一片漆黑，一家人都睡着了，里头鸦雀无声。我一边往回走，一边纳闷刚刚听到的到底是什么声音。我刚走到小溪边树木最茂密的地方，就听到美洲豹的叫声。我吓得头发都竖起来，简直要把帽子顶起来了！我立刻就往家里跑。我拼了命地跑！我得说我真的是撒开了腿拼命跑！肯定没有美洲豹能抓住我，不过你们这些小姑娘就跑不了那么快，所以你们得待在家里，等我说能出去了再出去。”不过我们再也没听说过

① 19世纪，在堪萨斯州一带居住的人将野生的大型猫科动物称为豹子、山狮、美洲豹等等，但这些称呼其实都是指美洲狮，是大陆上体型仅次于美洲豹的猫科动物。

美洲豹出没的事儿。

印第安人总是会在小溪边逗留一阵子，捕鱼打猎期间就住在帐篷里。有一天，阿爹一大早就让杰克驮着我，牵着玛丽，带我们到印第安人的一个旧营地转悠。我们一上午都待在那儿，找到好多印第安女人做手工珠串时弄丢的漂亮珠子。这些珠子有白色的、蓝色的、黄色的，还有很多红色的。

等我们回到小木屋，黑人医生和罗伯逊太太都来了，小宝宝凯莉出生了。阿妈还没下床，凯莉就躺在她身边。她就那么一丁点儿大，不过阿妈说她很快就会长大和我们一起玩。我们忙活了好一阵儿，把找到的那些漂亮珠子串在一起，做成项链给凯莉戴上。

就这样，我们有个小妹妹可以照顾、可以取笑了。

好久都没有下雨了。溪水的水位越来越低，草原上长得高高的草也开始干枯。

有好几天，远处的天边一直在冒烟，阿爹说，那个只是深秋时节的小阳春而已。

有一天，天边有一处烟雾似乎越来越浓，阿妈不时朝那里看。

阿爹走到门口和阿妈说了几句话，就急匆匆地跑到拴佩特和帕蒂的地方。他给两匹马套上犁头，在离小木屋不远的地上犁了起来，那边正朝着冒黑烟的方向。他赶着马来回翻土，走得要多快就有多快。那个方向的沟犁好之后，阿爹又在小木屋和马厩周围犁出了几条沟。接着，他把马赶进犁沟里面，牢牢系在小木屋一角。帕

蒂生的小骡子一直跟在帕蒂后面，可它这会儿好像吓坏了，一边嘶叫，一边不停地跑来跑去。于是阿爹用它一直戴的小笼头抓住它，系在小木屋的另一根木桩上。奶牛已经拴在犁沟里面了。

虽然我不懂干吗要做这些，但我和玛丽都好激动。可阿爹刚拴好骡子，就吹来了一团黑烟，紧接着我看到草原上的大火。风猛烈地吹，枯萎的草烧得特别快。大火在草原上蔓延，火苗蹿得高高的，上面升起一团团黑烟。不一会儿，这儿就烧完了。大火呼啸而过，小木屋、牲口棚，还有我们几个都在犁沟围起来的地方安然无恙，可是我们周围能看见的地方草原都烧焦了。

大火过后，印第安人再也没有来过。我们都很高兴，生活也很平静。不过快到圣诞节的时候，下起了雨。雨下个不停，阿爹都没法到镇上去告诉圣诞老人我们想要什么圣诞礼物。

阿爹说，溪水涨得太高了，他担心圣诞老人没法趟过溪水，给我们带什么东西。

可是到了圣诞节早上，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装礼物的长袜子就挂在床边的椅背上，每只袜子顶上都有一只亮闪闪的新锡杯。再往下一点儿，每只袜子边上都插着一根长长的、扁扁的、红白条纹相间的薄荷糖，好看极了。

住在小溪对面的邻居布朗先生就站在那儿瞧着我们。他说昨天晚上圣诞老人没法过河，所以就把礼物留在他那儿，他是一大早游过来的。

那年冬天，我们都得了百日咳，就连小宝宝凯莉也没能幸免。不过春天终于来了，我们又和杰克一起去外面玩。

那个时候，印第安人回来了。有一天，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他们从右边的路上经过。我朝前面望去，能瞧见他们都骑着小马往这里来。高大男人走在前面。他们骑着黑色的、灰色的、有斑点的、黄色的马，还有红色的小马，挨个经过。女人和孩子也骑着马跟在后面。无论朝哪边看，都是一个接一个骑着马的印第安人。

有些印第安女人把小宝宝放在篮子里，系在骑坐的小马身上；有些则把小宝宝系在自己背上。

有一个印第安女人骑坐的小马两边都挂着篮子，每个篮子里都有一个小宝宝。她骑马经过的时候，两个小宝宝都用明亮的黑眼睛瞧着我，我再也坐不住了。我好想要那两个小宝宝，可是阿爹说“不行”。我又哭又闹，于是阿爹把我抱进屋子里。“我们已经有一个小宝宝了，”他说，“我不明白你干吗要那些小毛头。”

可我就是想要，他们的眼睛好亮。

没多久，阿爹又给大篷车盖上门帘，把佩特和帕蒂拴到车上。然后，他和阿妈把所有家当都从小木屋里搬出来，装进大篷车。我们全都爬进去，赶着车走了，杰克就跟在马车底下，只留小木屋空空荡荡、孤孤单单地矗立在大草原上。士兵要把印第安人地盘上的白人全部带走。

离开印第安准州、前往堪萨斯州独立镇的路上，我们与一辆停

在路边、盖着帘子的大篷车擦肩而过。

车辕上坐着一男一女和几个小孩儿，可是没有马的踪影。

阿爹停下来打探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看看他能不能帮忙。

他们告诉他，马在夜里被偷走了。

阿爹提出把他们带到独立镇，可他们不能扔下马车和家当，所以阿爹也无能为力。

我们驾着马车走了，他们还是执拗地坐在车辕上，望着空荡荡的草原。

阿爹跟几个独立镇上的人讲了他们的遭遇，可我们始终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帮他们。

左邻右舍和我们一起赶一段路，然后就往四处去了，而我们继续前往密苏里州。老天一直在下雨，路上很泥泞，溪水、河水都涨得很高，可难走了。

我们赶着马车趟过一条河，阿妈把小宝宝凯莉放在最里面我和玛丽的床上，用毯子把我们盖得严严实实地说：“躺着别动。”

我听到马在河里弄出很大的动静，大篷车动得有点儿古怪。然后只听见阿爹喊道：“卡罗琳，抓住缰绳！”

事情好像有点儿不对劲，阿爹的声音听上去也很奇怪。于是我把脑袋从毯子底下钻出来，看到马在水里扑腾，阿爹都快要被水淹没了。他在佩特的脑袋边拉呀拽呀，阿妈正在赶车。她看到我以后，厉声说：“回去盖好毯子，躺着别动！”

“马为什么走得那么古怪？”我一边把自己盖严实，一边呜咽。阿妈说它们是在游泳。

听着马扑腾，还有阿爹时不时对它们说话的声音，很难盖着毯子一动不动。

不一会儿，我觉得马车动的感觉不太一样了，才敢偷偷往外看。阿妈脸色苍白，看上去有点滑稽，阿爹全身上下都湿淋淋的，正牵着马爬上陡峭的河岸。

我们终于过了河。

“咻！”阿爹舒了口气，和马一起停下来休息，“要是没人帮忙，它们可过不来！”

于是，我们留下来等天气好转、河水降下去再赶路。我们在一间木屋住了一阵子，屋子里头有一个大壁炉。阿爹为木屋的主人工作，我们整天都和阿妈待在一起。

有一天，我们正坐在壁炉边，只听烟囱里传来一记噼啪声。阿妈把小宝宝凯莉放到玛丽怀里，跑到外面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她发现烟囱最顶上着火了。烟囱是用木条、泥巴和起来的，最上面的木料碰到火星烧着了。

阿妈拿一根长长的竿子，把烟囱最顶上着火的木条敲下来。有几点火星从烟囱里头掉下去，就落在玛丽脚边。玛丽吓得动都不敢动，我却一把抓起椅背，把玛丽、小宝宝、椅子和所有东西径直拽到屋子另一头。阿妈说我只有四岁，能这么做已经很好了。

没多久，溪水就降下去了，天气也暖和了点。阿爹用佩特和帕蒂换了几匹大一点儿的马。杰克一直跟佩特和帕蒂在一起，所以想和它们一起留下来，阿爹就把它送给了两匹小马的新主人。

我们又坐上遮着门帘的大篷车出发了。我们走了好多好多天——白天赶路，晚上就睡在大篷车里。等我们抵达去西部之前要待的地方，大家都累坏了。这里的土地又归阿爹了，因为那个从他手里买地的人还没付钱。